

## 农垦文物背后的故事

画漫画本是轻松的事，欣赏漫画也是快乐的事。但眼前的这样一幅漫画，却让画的人画得辛酸，看的人看得苦涩——漫画的作者是广东知青陈达洲，他用自己富有想象力的灵感，用他那细腻的笔触，描绘出一顿想象中的丰盛美餐，完成了一次饥饿中的望梅止渴。

## 让人流口水的漫画

在刚开馆的海南农垦博物馆中，专门有一个知青展区，里面许多知青们当年用过的实物，如今已陈旧发黄。但那是特殊时代的符号和印记，沉默中诉说着精彩的岁月故事。而那幅名为《鸡鸭鱼肉大团圆》的漫画，更是冲击和震撼人的心灵。

漫画的作者是广东知青陈达洲，他用自己富有想象力的灵感，用他那细腻的笔触，描绘出一顿想象中的丰盛美餐，完成了一次饥饿中的望梅止渴。

如今，岁月早已流逝，对于今天的人而言，这样的一顿美餐，早已成为家常便饭。但欣赏这幅漫画，惟有那画中韵味还跃然纸上，个中苦涩仍然在大鱼大肉中滞留。在某一个瞬间，还会刺痛人们敏感而脆弱的心。

为了追寻漫画的作者和来源，海南日报记者几经转辗，终于找到如今定居广东佛山的陈达洲。记者很兴奋，但在电话那一头，陈达洲的声音却显得异常平静。他说当时在白沙农场，干的是机械修理工作。由于挨饿，也由于自己平时喜欢画画，于是就像玩一样，画了那样一幅漫画。

他还画了很多画，但内容大都忘了，而且也都没有保存。就是这幅漫画，他自己也没有保存，而是由当时的知青左子龙，保留到现在，捐赠给博物馆。

漫画大约画于1969年，画面上全是好吃的，让人流口水。之所以取名为《鸡鸭鱼肉大团圆》，就是因为那时候，大家太想吃上这样一顿美餐了。

“漫画画完后，并没有想到要留存，更没有拿出去发表，”陈达洲说，谁曾想到，后来知青们开始复制、流传，甚至还有人保留到现在。

## 漫画背后的激情岁月

1968年到1975年间，在席卷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，广州、西安、汕头、湛江等地的大批知青，相继来到海南，加入到海南农垦的建设大军。

资料显示，当时正好是海南农垦改为生产建设兵团，来到海南农垦的知青有十万之多。仅红光农场，就接纳了1500多名知青。

一位老知青回忆道，当时正值“文化大革命”刚开始，大学不招生，工厂不招工，商业和服务行业也几乎停滞，城市的初、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，也没有工作岗位。

1968年12月，当毛泽东发出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”的号召后，全国的青年都热血沸腾，涌入上山下乡的大潮中。几年内，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，前后达1600多万。

知青向阳回忆说，在“毛主席挥手我前进”的口号感召下，他也和成千上万的知青，选择来到海南岛的国营农场。一天上午，他们来到广州太古仓码头，上了“红卫3号”船。喇叭里响着“到农村去、到边疆去、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”的歌声，大家情绪高涨。

知青们从城市来到海南的农场后，不仅成为开荒大会战的主力，还带来先进的文化知识思想。当时的文艺表演、歌唱、乐器演奏等文体活动，主力全是知青。知青林三伟回忆说，他到19连二班当了副班长，发现劳动中缺乏运输工具，肩挑背扛又累效率又低，于是自己学习造牛车。经过反复实践，终于造出全团第一部“自力更生”牌牛车。

知青蒙雅森还总结出当时劳动中的几个“最”：最苦的活是挖水井，冬天冒着寒冷泡在冷水里边挖土边掬水；最累的活是半夜当搬运工，为了建房，半夜到几十里外搬运沙土石木；最重的活是挑水浇苗，从山脚下挑水爬到坡顶，腰酸腿痛，肩膀红肿；最脏的活是出牛栏肥和挑厕所粪便，身上的臭味几天都散不去；最怕的活是三伏天砍芭和插秧，腰酸背痛还要忍受蚂蝗咬；最险的活是开山炸石和砍树搬木。而最闷的活就是养猪了，困在

知青加入到海南农垦建设大军的行列。

本版照片均由海南日报记者张杰翻拍

## 一幅漫画背后的知青往事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孙乐明



↑农垦知青作品《鸡鸭鱼肉大团圆》。



↑海南农垦知青劳作之余苦中作乐。

猪圈周围，被臭味熏，还要忍受独自切猪草的郁闷。

但大家靠一腔热血，在充满激情的岁月中，铸就出让人感怀的知青文化和灵魂。

## 漫画折射饥饿青春

知青运动影响着整整一代人的命运。他们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沉浮和波动。这里有激情，也有悲沧，有痛苦与彷徨，也有欢乐和歌唱。



他们为了海南农垦事业，奉献的是青春、热血甚至生命。晨星农场22名知青，就为了保护国家财产，献出年轻的生命。

但他们坦然地面对苦难，勇敢地承受苦难，从逆境中寻找出路，已成为知青们共同拥有的精神特质。这种气质，使他们能够在历史的大潮中不被淹没，并勇立潮头。

现在的人们，更多的是在回忆中感怀岁月，而很少去真心体会知青们曾经的付出。

海口知青韩先成说，“白天治坡，晚上治窝”的口号他永远都忘不了。忍饥挨饿，更是普遍存在的常态。许多知青在说起那个年代时，记忆里总被饥饿充斥着：开荒劳作、饥饿难耐、虫蛇叮咬。知青食堂的大勺子上下抢着，除了白菜萝卜，就是萝卜白菜，油荤很少，用水兑点白糖就是最好的东西。

在那个极左时期，甚至发生过不少惨痛的例子：1970年，团组织在样板连开荒定植大会战中，一名广州知青因为从伙房偷拿了食油给其他知青食用，被连队领导批评。当他得知第二天要开批斗会时，连夜失踪。几个月后，当地群众在一块大石头上发现他的尸骨。

还有一个连队养猪得了猪瘟，把一只死掉的瘟猪埋了。当晚，几个知青背着锄头上铁锅，偷偷把瘟猪挖出来煮熟吃了。后来走露风声，也被开了批斗会。

“怎么能不饿？”汕头知青李德佑感慨道，由于当时知青们正值青春年华，刚从条件优越的城市来到艰苦的农村，每天从事的是超强度的劳动，食物供应不足，不饿才怪呢！

在有的地方，知青们甚至不得不去偷老百姓的地瓜果腹。 图